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銀瓶梅

### 第五回 設陷阱強盜露餉 畏律法秀士埋金

詩曰： 不畏神祇不畏天，只圖美色陷良賢。

一朝勢盡罪盈日，遠遁高飛命不延。

卻說劉芳計來程途不遠，得了千金重謝可以應科，得往京都也有路費，又足妻之日給用度矣！實乃天就成功也。但不必一刻承允之，便言以不思遠行為辭。

當時，古羈威見他不允遠行，心中又想一計，即依他曰：「既然先生憚於遠行，待某即於盛府買綾絹十匹，待先生細細在家書寫，仍謝以千金，是不失信的。」

劉芳聽了，倍喜，諾諾承允，即曰：「好！不過在下書的毫筆當於用否？但十匹之綾絹非三天兩日功夫，多則一月，趕速至二十餘天，不嫌污目，則可代勞趕起送上。」古羈威言曰：「須要先生書得傳神奇妙，兩月之久，不為遲延！」言畢，珍重作別而去。

果然，次日買白綾絹十匹送來，交劉芳接領下，又別去。那劉秀才哪裡得知內裡機謀暗算？只一心於十大幅白綾上書寫起大景人物、花木鳥獸、山水雲煙，奇峰怪石之類。剛得一月之前，早已繪起。

當時，古羈威等候一月。此一天，帶了兩人，扛抬一箱子來至劉芳家中。

令人通報知，迎接入內，分賓主坐下。

劉芳將十幅白綾寫成的景物一一展開。古羈威盡將觀看過，大加稱賞，連聲：「妙、妙！」即此徐徐卷理，命過二從人收拾了，將千金箱子呈上。

劉芳仍推讓，不敢當此重大之禮。古羈威曰：「區區千金，何須掛齒！今承蒙先生不卻，得此妙手丹青，實稀世之寶。請先生收領。」

當時，劉芳將箱子封皮揭去開看。只見是二十錠銀子，每錠五十兩，共足一千兩之數。但細看銀錠中央有朝廷記號，是國餉之銀。劉芳見了，覺得驚異，即問曰：「足下既為商家之客，這是朝廷庫餉之銀，前者解餉回京，被本省松江府盜寇所劫去，至今尚未破消盜劫之案。今之餉銀，足下怎麼得來的？」

古羈威尾露出機關國餉，見劉芳動問，料想瞞不過此餉銀，只得實說曰：「劉先生不用多疑。某原是松江府虎丘山寨主，古羈威是也。曾聞劉先生滿腹經綸，只因功名屢科不第，困守清貧，良材惜屈。故借寫丹青為名，實欲請駕上山，做個參謀軍師，報復殺父之仇，故欲成大事，共享山河，豈不為美哉！」

劉芳曰：「寨主差見了。生乃一介寒貧儒士，區區賤名，玷習儒條，並無才智，枉寨主妄薦費心矣！況劉某常讀孔孟之書，恪守皇法，斷不敢做此滅族覆宗之事也。且吾與寨主一較論：汝兵不滿數萬，將只數員，糧草不繼年月，如何一旦動兵？不若回頭是岸，改邪歸正。雖令先君被害，但唐先王早已去世，今嗣君英明有道，何而以舊怨執新？況君欺國無罪斬父子無仇？汝何不特上京都陳疏，明令先君昔日無辜屈死，且待新王追封疊贈，成汝大孝。少不免子蔭父職，還不名聲於古馨香，強如心生叛逆所為。」

古羈威聽此一番，即曰：「先生金石良言，未為不是。但先家嚴於先帝屢立戰功，一朝無罪慘死，令人子怎肯忍下此忿心？況天下者，人人之天下，有惡無能者何居之？吾雖兵微將寡，但前者有言，必要報卻父仇，即一死何恨之有？今先生不願上山，吾亦不能強請，只憂後再有歹人來劫取，何憂先生不是吾之護佑者！某今且去也。」

言畢，與二從人及來兵四人一刻跨出門，奔走而出。一時見機謀不就，亦無心往見裴彪公子，一程奔回山中去了。

當日，只說劉芳一見古寨主不依勸諫良言，一刻忿然別去，又不能追回，將此項干犯國法餉銀交送回他，心中實見不安。呆想一回，又不敢揚言往追趕此人，只得進至內堂，對妻顏氏一一說明。

顏氏也突見驚駭，即曰：「此事大干係！妾屢屢勸諫汝，不可出售丹青，實乃識人多處禍端多。不若趁今無人知覺，將此餉銀鋤掘一穴埋於土中，釋了生徒絳帳。不在此土，且自回歸鳳陽故鄉埋此蹤跡，方得抹滅了與山賊相通之禍患也。」

當時，劉芳見娘子說得有理，只依從之。未及關門，不想事當敗露。誰料偶遇裴彪突來探望，但前兩番皆用家人通報，方進他內堂，今裴彪一心主意在顏氏，故此日靜悄悄不通報，直程快步進入中堂，方呼喚：「劉二弟在家否？」

這劉芳應聲即出，其一箱子銀子未曾收拾起，仍在中堂。裴彪一見堂上箱子打開，許多大錠銀子，不勝驚異，細看來，又是國餉字號，即動問曰：「二弟，此銀國家餉記號，怎生得來？」

劉芳見問，料瞞不過。」自己結義手足，他未必反來陷害於我！」只得實告虎丘山寇來迎請一節。

裴彪聽了，心中明白：「緣何這古羈威不來會我，已回山去了？此事何解？」但他裴彪當假作不知，變色急曰：「賢弟，此事關係重大，須當秘密，瞞過外人。倘一洩露風聲，性命休矣！」

劉芳又將依妻之言埋金於土，即日逃回故鄉直說明白。

裴彪虛言曰：「嫂嫂果然算得高見，二弟可依從也。」裴彪登時告別。

劉芳因於心忙，有此埋金急事，也不款留這裴公子。

但他一出劉芳門首，且不歸家，急忙忙催轎，一程至蘇州府衙中來拜會，傳具名帖通報。此位蘇州府知府姓柳名榮春，係山東省青州府人。當時，迎接入裴公子，分賓主告坐於穿堂，即開言問及：「公子光臨敝衙，有何見教？請道其詳。」

裴彪曰：「無事不敢驚動公祖大人！今治生特為大事來此，救脫蘇州府滿城百姓之命。」

柳知府聽了，驚嚇不小，急忙問曰：「清平世界，公子何出此言？」

裴彪曰：「公祖有所未知。治生前月往松江府遊覽，誤走虎丘山，被山上賊人擒上山嶺，要勒逼銀子。當時說出家嚴在朝職名，盜首方不敢妄索，放回下山。吾也認得賊首一面並頭目數人的面貌。不料，今天出府買些物件，在南城外專諸裡，一見劉芳秀才送出門首三個客人，某認得是松江虎丘山賊首並兩個頭目，自外又有四個從人，皆扮作商人之狀。這劉秀才慳慳送出，想必這劉芳是一貧儒，守不得困苦，故勾引這虎丘山強盜，想必謀為不軌，未可知也。只憂此賊其志不小，又是屢敗官軍，倘被他引賊兵入城為內應，劫奪了城中倉庫不打緊，若侵佔了江南府城，一大郡生靈俱為賊魚肉了。有此大事，非關係一人之事，治生思此事緩辦不得的，故急急忙忙詎突而來。不敢隱諱，請公祖大人即刻點齊差役，拿捉了那寇逆秀才，立刻審詳，替憲布按上下，刻日正法，實實去了賊人一內應之弊。如此，方免此大患也。」

當時，柳知府聽罷，神色一變，心下彷徨曰：「幸值公子相遇得巧，實乃救活百萬生靈之功。待本府即日密委精役先拿此狗秀才，汝且回府，萬不可少泄風聲於旁人。」裴公子應諾，暗自大喜，登時告別回府。一路自思：「顏氏是掌中之物，好不稱心。」不表奸狼。

暗說柳知府即刻升堂，傳齊班首衙役五十餘名，令兩名先入專諸裡邀請劉秀才書寫丹青，一出門見面，合同五十名一齊刀槍押送入府衙，路上不許揚言，恐走漏消息。眾差役領命。頃刻，已至專諸裡劉秀才府第。

只見雙門關閉，二役只得將門打開，直進內院，只見劉秀才在花園持鋤鋤地，竟不住手。二役曰：「秀才乃讀書貴客，非是農夫，緣何揮起鋤鋤扒掘？我奉太爺之命，特請秀才進衙寫書畫丹青。」

劉芳舉頭一驚，暗思事關重大，心慌意亂，此禍非小，又因藏了銀子，未及收藏，必被差人看見，心中驚慌，勃然變色，即放

下鉞子，被二役纏出門外，不由分辨，眾差齊舉刀槍押進府衙。不知劉芳性命如何，下回分解。